

田中芳树 著

银河英雄传说

外传



螺旋迷宫

第4集

银河英雄传说外传

4

田中芳树作品集
螺旋迷宫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银河英雄传说外传

螺旋迷宫

作者 田中芳树

译者 黄 璞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092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30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7—X/I·1033 定价:12.00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螺旋迷宫

第一章 英雄的新工作	5
第二章 往过去的光辉之旅	24
第三章 第二次提亚马特会战记	44
第四章 丧服与军服之间	62
第五章 监狱行星	82
第六章 俘虏与人质	100
第七章 显微镜规模的叛乱	123
第八章 来自过去的线索	147
第九章 找寻出口之旅	167

内 容 简 介

宇宙历七八八年，二十一岁的杨威利晋升为少校，从行星艾尔·法西尔成功救出三百万平民后，原以为可以有短暂的休息机会，但却受到统合作战本部参事官亚列克斯·卡介伦中校的委托，调查在第二次提亚马特会战中使银河旁边完全败背北的布鲁斯·阿修比提督的死因，是否如同投书所指的有遭谋杀的嫌疑……

第一章 英雄的新工作

I

杨威利上尉的生命权有六小时就结束了。

这是发生在宇宙右七八八年九月十九日的事情，二十一岁的杨在十时二十五分接受从中尉晋升为上尉的命令，十六时三十分收到晋升为少校的命令。上尉的在任期间仅有两万一千九百秒，是自由行星同盟军建军以来最短的记录。

“希望以贵官的努力，能够同时刷新少校在任的最短记录。请加油。”

国防委员会人事局长克洛普那氏摆出满脸的笑容，用多肉而潮湿的手掌抓住杨的手大大的甩动着。你当然笑得出来，拼命的人又不是你。杨没把这句话脱口，但他在心中恶毒的咒着。他，杨威利，才刚从艾尔·法西尔救出三百万平民归来啊。

“上尉吗……”，

杨并不认为自己是位或阶级非常执着的人，事实他也的确不是。但是，对这个只经历六个小时的上尉这个地位，杨觉得有些奇妙的喜爱情。如果在这个地位待上一年两年的时间，一定会渐渐的开始讨厌吧，但权有六小时根本就时间去讨厌。这都是由于生还者得以连升两级的这种非明文规定所带来的奇妙处置。

上尉这个阶级，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来说，仅仅只是二十年代之中会体验的一个通过点而已。但是，对于从兵卒往上升的军人来说，可能是一生军历的终点。“老上尉”这个普通名词之所以存在，是由经常有即将退役有军人，“鉴于以往累积的功绩”由中尉升上来，这种例子相当多的缘故。

“不过，上校，你真是幸运的人。一定上诞生在令人羡慕之星下的人呢

克洛帝那氏的声音,虽然只有一点点,但交杂着施舍恩典的语韵。建国之父亚雷·海尼森二十一岁的,无地位无官衔,被送到流刑星,在酷寒的环境下,被强制从事劳动。和这种境遇相比较,杨的今天,简单就像是在太阳浴室中享受温暖的阳光似的舒适。一想起先人的劳苦,不禁对自己现在的幸福,从心底深处升上一股感谢的心情……

“才怪呢!”

在内心,杨就用这一句,把通俗的道德论踢到九霄云外去了。被敬受的亚雷·海尼森自训示的话还没什么话可说,现在处于比杨更优越而且幸福的立场的人,根本没有义务被他们说教。

不过幸好,和克普那氏的会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杨威利少校,接受新的命令和阶级章后,退了出去。

战争的确已经持续一世纪以上了,但并不是一天也不停的持续在战斗着。一天的战斗,要花上一百天去准备。军队要进行编制、士兵要加以训练,指挥官的人事安排,军需要物资要生产、输送、并保存起来。战争是一种无法和再生产相联结的巨大消费系统,无限制的将人命与能源,不停的投入死与破坏之黑洞中的无建设性经济行为。虽然是没有建设性,但是像杨这样,以此为职业的人们,在全宇宙有着好几亿人,他们只要一人喝上一杯咖啡,就会产生莫大的经济效果。

“到头来只会肥了费而已吗,真是的……”

交易商人的行星费沙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恶辣,只是帝和同盟太笨了而已吧。杨不加入这些愚者之列,并且对于其他愚者,确保了与其相对的优越,才会达到少校这个地痊。收下命令退了出去,发现他已置身于距离休息的真正意义最遥远的状况。当事人者也望之却步的赞赏,如同豪雨一般的倾盆而下。

“一直到成功之前,几乎没有人是站在我这边的呢”

“短时间内大概不会有大规模的战斗。好好的享受暂时的休假吧。”

人事局长赐下的恩训。

静静的，杨回顾着才发生没多久的过去。在接受逃出艾尔·法西尔之行的指挥任务时，他简直是沐浴在非难和批判的集中炮火之下。别说是救世主，他在平民的眼中，只被视为舍弃平民的丢脸军部的代表而已。要是静静不说话的话，被说成是“靠不住的小毛头”，为了要让市民安心拍胸膛保证的话，又会被以“没有任何实绩，还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无聊理由被骂得半死。

只有一位，不记得名字也不记得她长像的，十三、十四岁的少女，支持并激励他。当抵达行星海尼森时，披着人类外皮的大群邪气蜂拥而至，杨像是置身于狂骚之宴的正中央。

叫杨威利的这条新手帕，就像在老式洗衣机的漩涡似的骚动中，或沉或浮地搅动着。和军部的宣传部门有很密切关系的某立体电视台，做出了个非常过份的企划。

“能出面和林奇夫人在立体TV对谈如何。六十分钟的节目，演出费提高到一万元。并且配合每百分之一的收视，还有外加奖金……”

这个没等他说完杨就拒绝了。世界上还真有这种，舔舐从别人心脏的伤口流出来的血为生的家伙呢。这种实在感再现实也不过了。一方面杨被推崇为英雄，赞赏倍至，但另一方面，逃亡的林奇提督的妻子却被迫离开官舍，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不敢出现在人前。这并不是杨的责任，只不过心里还是非常不好受。

以年轻女性为观众的杂志啦广播电台的执拗采访攻势，也让杨受够了。对年轻的·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这个虚名，抱着憧憬的年轻女性，大概是要多少就有多少吧。但是，真正爱着叫杨威利的这个实在人物的人，到底有多少呢，真是非常值得怀疑。

被骚动弄得疲累不堪，二十一岁的杨，态度变得讽刺意味很重，二十一岁这种年纪，应该是更有朝气，天不怕地不怕才对。但是杨对于“英雄”这张满是金箔的豪华椅子，只感觉到坐起来非常不舒服。对权力这种高价的衣服，只觉得穿起来非常难过。

人有各式各样的。也有人能把权力这种外衣穿得非常气派。杨威利不是这一类人的这个事实，主要是在于精神的骨骼型式不同，并不是由于善恶的

尺度无法测量。

记者会、采访、表扬典礼、餐会等过密的行程，一星期才只告半段落而已。在这个期间，睡眠不足当然不在话下，就连吃东西也是食不知味，前后左右被元帅啦上将啦的制服包围着，根本不会有什么食欲的。再加上偶而还有复数以上的照像机包围，周围挤满了空虚的演说或赞赏。

度过了像暴风寸一样的一星期，杨才能喘一口气，就如同字面意义的深呼吸一下。首先，报导人员都只剩下二流以下的，带来各种各样的企划案。其中，还有要找出他亡父的第一任夫人，和她对谈的企划。

的确，杨去逝的父亲杨泰隆，是再婚之后才生了威利这个儿子的。和第一次结婚的对象是生离，并非生死别，所以大概还活着吧。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对杨威利来说，也可以算是“继母”吧……？世上能将实在的状况，正确表现出来的名词，还出乎意外的少呢。

这位女性是不是知道呢？和自己分手的男人的儿子，当了军人，得到“英雄”这种虚名，如果知道了的话，是觉得高兴？还是惊讶？或者是嗤之以鼻呢？要个世面吧……这种想法才刚浮上杨的心头，就赶快把它打消。大概对方也会得相当困扰呢。况且还有黄色报导夹在其中呢。

接下来就是大量涌现，是亲戚的人们了。

原来如此，我也是有“亲戚”啊。这种惊讶对杨来说是很新鲜的经验，但这种新鲜感，并不一定和愉快的心情相连。“成功是大量一生产亲戚和朋友的工厂”这句话，是自旧时代以来来的著名谚语。

杨的父亲泰隆，只关心买卖和古代美术品，几乎完全不照顾年幼的儿子，因此激怒了所有亲戚，打算把可怜的年幼稚子——这是指杨威利——从

不负责任的父亲手中救出来。由于杨泰隆抱着儿子逃走了，亲戚们的儿童福祉计划也不得不作废，但是，如果实现了的话……这个嘛，到底现在会变成怎样呢？

一位大概比杨年长二十岁左右的绅士，不知道是几等亲，握住杨的手上下甩动着，并说自己在十几年以前，就对你的将来抱有很大的期望了。

杨不禁在心中想，如果真对他的将来抱有期望的话，那为什么不在五年前帮他出学费呢？灾样的话，也没有进军官学校的必要了。进平凡的大学的历史科系，顺利的话也入场能进研究所深造。

但是，由于处在和银河帝国持续了一百三十年战争的时代，因此杨也有可能以一般士兵的身分接受征召。如果这样的话，被送上最前线去，像这种不懂要领的人，大概是会战死或是成为俘虏吧。说简单一点，在艾尔·法西尔时，如果他只是一般士兵的话，不是就这样留在行星上，落入帝国军的手中，就是和司令官林奇中将一起成为俘虏这两种下场。非常讽刺的，就是因为司令官把责任推到他头上，才因而获救的。

“算了，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只是虚名的英雄，但到底是救了人命嘛，总比相反意义的英雄要好得多了。”

说是这么说，但是这种话要是公然说出口的话，大概会伤及军中的同僚以及长官们吧。即使不因为如此，现在已经是处于天天遭受如针刺般的眼光刺在后颈上的中处境中了。再继续扩大非好意的势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拯救了三百万人的性命这件事，是属于美谈的范围。三百万个人生，三百万个未来。因为杨而得救了。到这里为止产完整无缺的美谈。但再下来就有问题了。被救了的三百万人的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呢？尤其是小孩子们，

没有被切断的人生，他们会如何走运用呢？在他们之中，也许会出现对市民的福祉有所贡献的人材，也许会以犯罪者的身分出现说不定。活下去，就必须完成生存下去的责任不可。三百万人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归结呢？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但去是杨的力量所能控制的。

II

十月一日。杨威利少校的现在状况是“待命中”。和晋升同时，配给他一间比以前的大上两倍的军官宿舍，在大而无当的广大房间里，只放了一些简陋的家具，我们的新鲜人少校，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着。

简单的说，杨的住所只需要要寝室、浴室和书库就可以了。吃饭都在外面吃，也不需要家人的个别房间，他从亡父那里继承的，没有被当成破铜烂铁处理掉的，只有一个万历的红釉彩壶而已。“如果再晋升的话，会需要更宽的家吧”负责的官员这么说着。

“今后十年内，没有晋升的预定。”

只有被降级的可能性，杨在嘴边喃喃自语着。军人的出人头地也有和登山非常类似的一面。在险峻的山道上，走一步是能够顺着细细的小道爬上去呢？还是掉进谷底去呢？不知道是哪种一种比较有趣。

“不行，好像越来越沉郁了。”

把立体电视关掉，杨抱着椅垫又重新躺下了。现在也许是正处于精神方面生理韵律周期的低潮期吧。成功了心情还变得那低沉的话，失败了会变成怎样？

成为少校的话，有些地方也要像个校级军官才行。

要购置一些像样的家具，家里要加以整理一下，打个侍从兵来做家事，或者是干脆找个管家来好了。不管怎么说，要维持一定的格式，是非常麻烦的事。

升到军官学校的高级年级生的话，低年级生会半自动的像侍从兵一样帮你擦靴子、整理房间、偶而还会帮你做饭呢。军队是个阶级社会，军官学校就是最初的一道门。这道门相当狭窄并且也很厚重，不管怎样杨已经通过了，在阶级社会中占有等以上的席位了。

杨自己本身，在低年级的时候也有帮高年级打杂过。但不记得有受到过什么特别严酷的待遇。当时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席特列中将。以身为教育家来说，这个人非常的开明并且作为光明磊落。“赋与各位特权，就是要各位测试自己的器量之深浅。诸位是否能获得士兵们的信赖相连结。我期待诸位高级同学们，能够清楚区分地严格与虐待的不同”。真是可说是位名校长的物。

虽然如此，但对财政当局来说，校长的权限并非绝对的。由于预算合理化的关系，战史研究科废止，也是在席特列校长的时代。这对希望免费学习历史而进军官学校的杨来说，是个令人遗憾的决定。由于很明白这并不是校长的责任，因此对席特列氏个人，并没有任何抱怨。虽然想过，是否该对财政当局做抵抗呢，但杨自觉这种行为。是将原本没有东西，利用要协的手段来获得。

像这样的自觉，使人判断杨的性格是强是弱的时候变得相当微妙。二十一岁这种年纪，也许应该是抱持着更一面倒的、明确而且单纯的价值观比较也说不定。总而言之，从校长席特列中将口中得到一句“干得好”，总没有像从其他那里得到空虚的费辞，那样的不舒服就是了。谢天谢地。杨自己的回答，也总是“只是运气好而已。”

在内心里是这么想着，“只是运气好而已”，但是被旁方露骨的指责出来，仍然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指摘的这一边，很明显得夹着嫉妒的话。要完全看破这一切。杨还太年轻了一点。这和先前提到的自觉，是互相矛盾却又同时存在的事实。

以某种意味来说，杨的外在和内在一样，都是相当半吊子的。

对于这种批评，杨的反应是：

“到头来只能升到少校的男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少校的话，由不是已经走到人生的终点了吗？这样一点也不好玩。”

由于并不喜欢出人头地，因此这简直可说是多余的麻烦。原本说来“只能升到少校的男人”这个评价，是杨自己私下常常如此自语着的。常常在想，大概只会到这种地步吧，什么提督的称号啦，司令官的地位啦，完全不觉得这些适合自己。只不过现在的状况也是，即不觉得适合也无法想像会发生的这种事。不过嘛，人总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到头来总会安定下来的吧。

杨试着想像一下十年后的自己，完全没想到会是包围在如此华丽的色彩之中。首先，军人这种职业，是无法保证十年后是否自己早已阵亡了。一旦上了前线，简直就可说是二十四小时和死亡同床共枕一样。不过非常讽刺的，退伍军人的平均寿命，要比任何职业的人都来得长。有规律的生活，营养均衡的饮食，受到锻炼的身体，定期健康检查等，结果造成身体非常健壮而且寿命很长，嘴上常挂着一句“最近的年轻小伙子”，被所有人敬而远之。实在很人毛骨悚然的光景。总之，这是如果能再活半个世纪之后的问题。

在九月底，奉命出席退伍军人联盟的定期大会，被累得半死之后，公务和私事的大波，总算平静下来。杨被放进闲居的平静的池塘。在完全平静的池

子里，杨什么也不做，把脸露出水面，就维持着这样漂着状态。

待命这种身分的确是很轻松没错；如果没有那种，接下来不知道会被授与何种任务地地位不安的话。老实话，再怎么不安也无济于事，所以去想它也没有什么意义。明白地说，不论派到什么地方到什么位置，反正一都是待起来不好受的地方。

也有像军官学校的教官，这样的职位，面对众多的学生授业解惑，也是想当困难的事。能够的话，希望会是更轻松一点的职位就好了。

小人闲居则不善，杨光只会想一些无聊的事，打断这种颓废状态的人，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统合作战本部的参谋官，阶级是中校。对杨来说，是使他抬不起头来的学长之一。这样的人物，在十月二日把杨叫到自己的执务室来。

亚列克斯·卡介伦现年二十七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沉着，并且带着一种非常自然的自信。以对社会有益的才能这一点说来，他远超出杨之上。在军官学校中，就发表和组织工学有关的论文，这论文被某大企业的经营集团认可，进而希望争取他到自己公司工作的这种经历。以才干来说，可说是属于秀才官僚的类型，但在不好的意味上，简直可说完全不像。对年少者，能毫不拘束的随意谈笑，对年长者，也能大展他的利齿毒舌，包括包了糖衣和不包糖衣的。

“将来，嗯，二十年后大概可以坐上后方勤劳总部长的宝座吧。”

这是一般对他的评价。由于和杨相差六岁，所以没有在军官学校同时就读的机会。而是卡介伦以年轻事务次长的身分赴任时结识的，总之是位伟大的学长。提起这个，记得事务所爱德华氏，有位当妙龄的千金，名字好像

叫洁西卡吧……。

思维的气泡从无声无息的脸海中起，杨重新确认一下和卡介伦相对的自己。似乎已经漏听了两、三句话了。卡介伦好像是成天把退役挂在嘴边的学弟的坏习惯当话题。

“如果现在辞掉军职，你的未来将会如何，要不要我试着推演一下呢？”

“啊……”

“大概所有的企业都会来争取你当宣传用的材吧。在立体 TV 的银幕上，握着美女的手，说出‘这就是我选择的极品红茶’这种台词。”

“啊……”

“然后马上又会被拉出来参加选举。整整三百万票，虽然里面还包括未成年者，但却仍然是一出马就能获得大量选票的有力新人。各政党啦派阀啦一定会你争我夺，被扔进激烈倾的政治泥沼之中……”

“啊……”

杨笨拙的缩了缩肩膀。

这个奇怪的事实，也是和本来的意愿相违背的真实，就结果说来。杨似乎被军队这种组织，从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中保护着。杨威利这个人，兼有“不知人间疾苦的学生”和“不知人间疾苦的军人”这两面，因此卡介伦所描绘的不安稳的未来图，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这样的话，非本人的意愿而成为大明星的差事，也该算是“对军队的报恩”，乖乖接受才对。只有一点是很肯定的。在军队里还没待满十年的杨，还没有领退休金资格。从进军官学校时开始计算，也只有五年而已。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辞掉军职的话，一毛钱也拿不到。还有五年，非得忍耐熬过去不

可。

“对了对了，前天碰到约翰·拉普了。他说不愧是同期的夸耀呢。”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他说才对。”

并不是我自谦虚而是真心话。杨一直认为，在同期中最能出人头地的就是拉普。第一名毕业的怀特伯恩的确是优等生，但是有偏重理论的倾向。对于他人的缺点或失败，常常喜欢刻意加以指责，同级生和低年级生他并不信服。杨认为，大将之材来说，拉普远超过怀特伯恩之上。和杨的情形有点类似，拉普本来也不是想当军人的。由于天生就有指导团体的能力，加上有使在下位的人寄与信赖的人格这些优点，这是杨对拉普的判断。是个很照顾人的人，杨也被他帮助了不知道多少次。

“值得尊敬的约翰·拉普氏的事先搁在一边，”

卡介伦把话题转开。

“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名字，大概不会听过吧。”

“实在没想到会被人认为无知到这种地步。”

杨努力挤出不以为然的表情给他看。说起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人，是在四十三年前，第二次提亚马特会战时，引导同盟军走向完全胜利，而自己战死的人，是同盟军史上的英雄。

“那么，阿修比提督又怎么了？”

“有人说他不是战死的。”

“不是战死的话，又是怎么死的？”

“被谋杀的。”

用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在对手的精神回路投下炸弹是卡介伦的拿手

绝活。杨凝视这位军官学校的学长有十秒之久，在这段时间里，眼睛眨了四次。

“怎样？是无法置之不理的说法吧？”

“只是制造和历史相异的说法而已。”

“没错，并且这对军部来说，是无法忽视的说法。”

“历史的既定说法，不是已经确定了吗。关于阿修比元帅的死，还会成为问题的理由何在？”

杨这么一问，正要回答的卡介伦，似乎发现手边没有资料，于是对讲机命令一位军官把次料拿来。这位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把档案介伦之后退了出去。

这位叫敏兹上尉的人物，是三十中期，有着亚麻色的头发的军官。由于杨抬头看着天花板，完全陷入自己的思考之中，所以对他的长相也好，名字也好，几乎没什么记忆。视线在档案上，卡介伦又再度打开话题。

“这个嘛，最初的出发点，是由于有人投书到统合作战本部。在过去的三十六星期中，有三十六封信，由于是每星期二寄到的，所以我们称之淡星期二信。”

然后每一次，都是写着相同的内容。也就是“阿修比提督是被谋杀的”这件事。

“这么反复不停的投书，总会造成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和根据。因此，军方首脑部，希望形式上能调查一下。”

也就是说，目的在于要想办法证明布鲁斯·阿修比的死，毫无疑问是战死，没有一点谋杀的可能性。默不作声的封杀掉当然也是可以，但是这样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又变成谣言的火种重新复燃。